

# 挖泥鳅

王维斌

最好的挖泥鳅季节自然是双抢或者秋收以后，但夏日里双抢的时间太赶，还来不及行动水田就被翻耕插上了新的秧苗，所以秋收以后就成了我们挖泥鳅的快乐时光。

选对地方最重要。村里每条坎坎里都有那么几块传奇的水田——泥鳅特别多，多到还未秋收时就可以在水田里找到它们游弋的身影。

找到了泥鳅的集聚地，那就放下铁桶，仔仔细细寻找它们的家门吧——一个个般若食指指尖大小的泥洞，放眼探去，地里相似的洞眼还真多，但可千万别上当哟！有些洞眼乍看起来和泥鳅洞并无异处，但等你挖下去的时候，才发现洞里啥都没有。但这并不能难倒经验丰富的小伙伴们，他们可以迅速辨别出那些真正的泥鳅洞，看准后，就摆开阵势，直接上手往里挖。不多久，在光滑、曲折的洞里，半条蜷缩着的肥嫩尾巴便露了出来。这时小伙伴们就别提多兴奋了，大声呼叫起来：“看到了，看到了！”恨不得一把就把它们抓住。

但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这泥鳅可狡猾着呢，只要你轻轻一碰，它立马会迅速地往洞里头钻，只一瞬间便钻到另一条洞里，和你玩起了“捉迷藏”。这时可千万不能急，要沉下心来，继续往洞里头寻，直到把它所有能藏身的通道都一网打尽，它便成了探囊之物，只等着你伸手轻轻一捧，便可攥入手中，归入铁桶了！

最惊险的要数黄鳝洞，它的洞眼要比泥鳅洞大上一号，胆小的小伙伴们压根都不敢拿手去碰洞口，就算去挖也感觉越挖到里面就越胆颤心惊的，总担心着会被黄鳝咬上一口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！这时，有胆大的小伙伴便会走过来说：“让我来！”其他人立马退成一圈，只见他或徒手或抡起锄头仔细地挖着。经过一番奋战，一条乌黑发亮的黄鳝终于露面了，好似一条黑色的蛇不停地蠕动着，胆小的伙伴们吓得都不敢出声。可嘴上虽然害怕着，心里却暗生羡慕，因为黄鳝肉可要比泥鳅肉更好吃呢！

遇到泥土比较湿烂但泥鳅又多的地方，就要改用双手翻了。先把泥面上多余的水尽量往四周扇掉，然

后扎起衣袖，两手插入淤泥齐头奔进，渐次向前挖去。泥鳅多半会夹杂在所挖出的淤泥中，或者直接蹦了出来，这时需要仔细辨别，一不小心可就会落掉很多哦！

此时的太阳正照得全身好生暖和，小伙伴们在田间不时有说有笑，一会张三挖到了一条大的，一会李四又寻得一条更大的，大家欢呼着、攀比着，惊喜尖叫声久久在田野里回荡着。哪管那泥巴溅到了身上，洒在了脸上，一点也不觉得脏，只有那挖到泥鳅的纯真笑容挂满了大伙的小脸儿。

不知不觉已过了一个晌午的时间，铁桶里也不知啥时聚满了数十条泥鳅，可以赶回家做一顿美味的泥鳅午饭了！于是，大家纷纷提着铁桶来到清澈的水井旁，先将布满自己脚丫、手掌和脸上的泥土一一洗去，再用干净的井水将泥鳅冲洗得活蹦乱跳，最后往铁桶里加上点清水就可以提着回家了。望着满桶一条条清幽幽的泥鳅小背，小伙伴们别提多高兴了，一个个愉快地吹着口哨，扛起锄头，带着战利品大步流星地直奔家去。

# 休眠的记忆青藤

张振勇

路向家乡延伸。

家乡的群山向我涌来，那种熟悉的故乡气息，让我亲切而陌生。斜阳挂在林梢，暖暖地照我身上。我在前行，行进在故乡的方向。我像一位淘气的孩子，以好奇欣喜的目光，左顾右盼地打量着路边的点点滴滴。故乡的山水让我熟悉，故乡的人事却又让我倍感陌生。

越是故乡的地界，我越是谦谨。不管认识的还是不认识，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，我都报之微笑。我知道，离乡这么久了，有的久未见面故乡人，也许是我旧时的相识，也许已经是长大的孩子。我在想着这些往事的时候，当我与两位老人相向而过的一瞬。一位慈祥老人与我即将错身而过，然后又退了几步，她上下打量了着我：“后生，请留步，请留步。”

我微笑着问老人：“您老有什么事吧？”

“你是——兵兵吗？”

我心头一暖，“是的，是的——您是？”

老人热情地说对我说：“我的崽，你跟你爸爸长得太像了。小时候我都抱过你，我是看着你长大的姑奶奶……”

我在脑海里搜寻童年的记忆。童年的记忆里，我能叫“姑奶奶”的老人，应该就是我们本房的一家子人。那时相邻而居的堂曾叔奶奶我非常熟悉，那时的我是她老人家那里的常客。老人的几个女儿我叫她们姑奶奶。这些年长的姑奶奶，应该是曾经抱过我的长辈。然而，她们出嫁后，见面的机会少之又少，记忆的青藤已然休眠，童年心灵的空间宛如久无人居的古屋，已然长满斑驳的青苔。我扫净尘封已久心灵空间，让回忆的双手打开昔日的大门。记忆的阳光照亮了沉睡的童年往事。我从过去回到现在，从隐约的记忆中说出这个姑奶奶的大名。老人高兴地说“正是正是”。

这位年长的姑奶奶到娘家为她去世多年的父母扫墓挂青。她在娘家做儿女时，也许我刚刚出生，她出阁时，我尚是不谙世事的孩子，在老家读书时，与这位姑奶奶偶尔见面。我知道这位姑奶奶的夫家所在地，如果只是说起，我对这位姑奶奶是十分熟悉的。年轻时，这位堂姑奶奶长相姣好，体态匀称，是一位贤淑通达的女子。不想，时过几十年后，凌厉的岁月刻刀，就把她雕刻成如此衰老模样，老得让我认不出来。

岁月如同提古树下的水渠，那里沉淀了我许多童年的故事，也流逝了我许多童年的记忆。不经意，我也四十好几了——后生的称谓，用之于这位年长的姑奶奶，真有一种岁月沧桑的感觉。

热情的姑奶奶感慨说，岁月不饶人呀，姑奶奶老得竟让侄孙都不认识了。我想，故乡总有这样一些老人，曾经是那么熟悉，而今却又如此陌生。乡情留存于故乡，留在故乡父老的心坎上，留在我孩提的记忆里。因为不管心灵还是身体，我早已疏离了故乡，记忆的青藤休眠于时光深处，如果无人触及，也许会变成不再苏醒回忆。



牧马 卿菊莲摄

长篇连载

# 灰色丛林

周晓波



王敏之赶到派出所，只见那几个凶神恶煞的城管，焉头耷脑地坐着。郑所长照例问了些问题，做了笔录。双方签字画押后，郑所长说：“王老师，城管大队的李某、张某、谢某无缘无故把你打伤，应负全部责任，不知王老师有什么赔偿要求？”王敏之说，赔偿就免了，只要三个人向他立正敬个礼。郑所长愣在那里。另一个干警提醒王敏之说：“王老师的嘴和右肋受了重伤，精神也受到极大的伤害，要求赔偿是合理合法的。”王敏之说：“嘴角出了点血，右肋有点痛，医生已经检查了，没有什么伤，只要他们诚心诚意认识自己的错误，

还要他赔什么？”

郑所长觉得好笑，但也只得按王敏之的要求办。三个人向王敏之毕恭毕敬地敬了个礼，兴高采烈地走了。

肖美娥每天都要换一套新潮服装，刻意修饰打扮，像块炆糖似的缠住徐运清。不是要徐运清评点自己的服装，就是没完没了地聊一些散漫的话题。经常邀徐运清到河边散步，到马头桥街上采买东西。还主动帮徐运清洗衣服，故意在大庭广众中同徐运清亲热。别人要她请客，就会慷慨地掏出钞票来。特意置办了一套液化气灶和全套新炊具，餐餐弄可口的饭菜喊徐运清，俨然

是小两口过日子。有好菜，老师三三两两端着饭碗来“咪西”，“咪西”的时候，自然拿他们两个粗俗地调笑。徐运清哭笑不得，肖美娥则神采飞扬，左一个运清，右一个运清，亲昵得令人肉麻。最使徐运清头疼的，肖美娥一有机会就排揎李灵芝。说画眉蛋如何邋遢，内衣穿好多天也不换，换下来的衣服馊臭了也不洗，常常不嗽口洗脸就吃早点；爱讲假话，有次拿了她的一包汰渍洗衣粉去洗衣服，没有退给她，等到她要洗衣去讨要时，明明看到那包“汰渍”在水架边，画眉蛋却不承认；这种话亏画眉蛋说得出口，而且脸都不红一下；喜欢说徐运清的坏话，说徐运清一点责任心也没有，根本不像个老师；有天深夜，她看见李灵芝从王敏之房里偷偷摸摸溜出来……

肖美娥编排得越多越尖刻，徐运清就越瞧不起她，甚至厌恶她。肖美娥却一点也没觉察到，还为自己“猎杀白马王子”的计划自鸣得意。不是说“我很丑，但我很温柔”吗？只要把自己的温柔贤淑尽情地展示出来，加上“只要工夫深，铁杵磨成针”

的劲头，不怕他徐运清不就范。

徐运清就像掉入盘丝洞中的唐僧，难受极了，可又一点法子也没有。后来，他在一本书上看到这么一句话：要是讨厌一个人，又能不失礼貌地请她走开，最好的方法是不说话，表示你对她失去了兴趣。于是，肖美娥一来，他就用沉默来对付。谁知肖美娥也沉默，坐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像慈祥的母亲望着襁褓中的婴孩那样望着徐运清。徐运清乖乖地缴械投降，无可奈何地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说话，这么古怪地看着我。”

“你真帅，鼻子像刘德华，嘴巴像张学友，额头像姜文，还有眼睛……”

“眼睛像巩俐，是不是？我的范小姐！”徐运清落荒而逃。

徐运清来找李灵芝，只想时时刻刻和她在一起。上帝好像故意为难他，肖美娥将他死死粘住，李灵芝总同王敏之搅和着。推开李灵芝虚掩的房门，又不在！难道上课去了？查看墙上的课表，整个下午她没课。徐运清踱出来，无目的漫游，身不由己地走进101班的教室。 ①(未完待续)